

“他们的波尔金诺”

——2020年俄罗斯文学动态述评

胡 颖

摘 要：2020年俄罗斯文学以历史与记忆书写为显著特征，从个人、时代的历史与记忆到人类乃至宇宙的远古历史与记忆，呈现出广阔的视野和强大的活力。自20世纪末发展至今的女性主义诗歌因书刊审查风波被推向文坛的视野中心，这股激烈涌动于当代俄罗斯文学大河之下的暗流开始显露自身。在与疫情并行的俄罗斯文坛中，戏剧对现实作出迅速反应，形成了对大流行病进行即时性书写的“新冠戏剧”浪潮，“波尔金诺之秋”的创作高峰在文学各领域或有重现可能。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动态 波尔金诺之秋 历史与记忆书写 女性主义诗歌

新世纪20年代伊始，骤然爆发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打乱了社会各领域习以为常的迅捷脚步。从图书出版速度减缓、图书销量下降、文学活动取消等外部现象而言，俄罗斯文坛似乎同样被扰乱了节奏，但从内部进程而言，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趋势并未减弱：历史与记忆书写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奖、引发争议的女性主义诗歌以及“波尔金诺之秋”的集体重现或将为我国打开2020年的俄罗斯文学之窗。

一、历史与记忆：2020年俄罗斯文学奖 及重要作品总览

2020年，当今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文学奖项——大书奖、国

家畅销书奖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不约而同地将最高荣誉颁发给了诉诸历史与记忆的当代题材小说，这在近年并不多见。以文学观照历史是俄罗斯文学素来具有的传统，而自新世纪之交以来，书写“宏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以普通人的记忆与经验回溯历史开始成为一种新的趋向。

米哈伊尔·叶利扎罗夫（Михаил Елизаров）沉寂近十年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土地》（*Земля*）得到了各大奖项评委会和读者的多方认可，不仅进入大书奖短名单并获读者选择奖的第一名，还在国家畅销书奖中折桂。与身为国家文学奖的大书奖不同的是，国家畅销书奖不由任何官方机构监督，所以也常被称为俄罗斯最独立公正的文学奖，结合两个奖项来看，《土地》可以说是2020年当之无愧的最受读者认可的作品。这部作品的情节虽然建立在一个殡葬行业掘墓人的现实生活之上，但是充满了对于时代历史的追思、对死亡的哲思探讨和神秘主义的渗透，也具有极强烈的预言性质，因此被称为“第一部俄罗斯塔纳托斯（死神）式的宏大思考之作”。目前出版的《土地》仅为第一卷，但已有800多页的篇幅，是叶利扎罗夫从2014年开始创作的，其后卷何时出版仍未可知，但已经在读者和评论家之中攒足了期待值。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将最高奖项颁给了叶甫盖尼·奇若夫（Евгений Чижов）的《天堂拼凑者》（*Собиранье рая*），这部作品在“大书奖”中获得了第四名。与玛利亚·斯捷潘诺娃（Мария Степанова）获得俄罗斯三大文学奖、入围2020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的小说《记忆记忆》（*Памяти памяти*）一样，《天堂拼凑者》的核心主题就是记忆，将个人记忆与时代历史揉捻进不同的旧载体之中，主人公基里尔和他的母亲都是被记忆困住的人，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长期在遗忘的迷雾之中徘徊，失忆后孤身一人出走寻找记忆中仅存的童年住所，而后下落不明；基里尔感到母亲的离去也带走了关于他的记忆，使他成为没有过去和历史的人。因此，基里尔在收集日常生活的旧物件和跳蚤市场的苏联文物时，仿佛就是在用自己和他人的记

忆碎片拼凑失去的天堂，通过这些承载记忆的物品获得了成为所有人的自由，这种“怀旧症”并非基里尔一个人的困境，或许更是俄罗斯新的历史阶段中一代人的病征。

“大书奖”依然是俄罗斯最具分量的文学奖，也是俄罗斯文学最重要的风向标。2020年“大书奖”获奖短名单有15位作家的13部作品入围，最终获奖者是亚历山大·伊利切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Иличевский）的《牛顿图纸》（*Чертеж Ньютона*）、帖木尔·季比洛夫（Тимур Кибиров）的《将军与他的一家》（*Генерал и его семья*）和沙米尔·依季阿杜林（Шамиль Идиатуллин）的《从前的列宁街》（*Бывшая Ленина*），这三部作品覆盖的历史时间与空间极为宽广，以不同的叙事手法描述和探讨不同时空的个人、民族、国家乃至宇宙。荣膺大书奖桂冠的作家亚历山大·伊利切夫斯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而其长篇小说《牛顿图纸》的主人公康斯坦丁就与作家一样，是一名研究暗物质问题的物理学家，为了寻找失踪的父亲，探访父亲曾经踏足的土地，他完成了三次旅程，分别穿越了内华达沙漠，考察了帕米尔的苏联废弃实验室，最后在耶路撒冷寻找到身为诗人、考古学家、流浪者和梦想家的父亲。寻找父亲的旅程从广义上而言就是主人公的精神寻根之旅，也是与心中丢失的核心信念重新相遇的隐喻。“牛顿图纸”指的是牛顿花费巨大心力绘制的所罗门圣殿图，他认为这座圣殿是所罗门用神灵赋予他的“神圣几何学”建造的，宇宙与生命的奥秘都是在这座建筑里编码的，因此康斯坦丁的父亲希望复原这张图纸，康斯坦丁也日渐将全身心投入其中，试图揭开玄妙的奥秘。不论是暗物质、耶路撒冷，还是“牛顿图纸”、所罗门圣殿，在这部小说中都是无穷宇宙奥秘和人类悠远历史的重要标志，它们像无尽深渊一般难以触及，却又以其神秘莫测吸引着人们进行着永恒的探索。

文学作为一种通向历史、抵达历史的认知方式和想象方式，自古以来拥有着留存记忆、抵抗遗忘的特殊力量，从个人历史、时代历史到整个人类乃至宇宙的远古历史，2020年俄罗斯文坛的历史书写具备

着强大的活力和广阔视野，也获得了当代文学评论家的广泛认可，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文学风向标。

二、年度事件：女性主义诗歌审查之争

俄罗斯女性主义诗歌自后苏联时代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股独立、年轻而活跃的文学力量，随着女性写作独立平台“F-写作”（Ф-письмо）在2017年的诞生和发展，俄罗斯本土的女性主义诗歌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而2020年俄罗斯诗歌界乃至俄罗斯文坛最受关注的事件就是由一篇女性主义诗歌引起的。俄罗斯当代女诗人、哲学家加琳娜·雷姆布（Галина Рымбу）在2020年发表了一部叙事诗《我的阴道》（*Моя вагина*），这部作品是为了声援俄罗斯女艺术家尤利娅·茨维特科娃（Юлия Цветкова）所作，后者为致力于“消除女性生理上的污名和刻板印象”，经常在俄罗斯社交平台上发布女性身体和性器官的抽象插图，并标记为适合18岁以上的人群，但她却在2020年6月遭到了俄罗斯当局的逮捕，被指控为“制作和传播色情资料”，受到了长达数月的软禁，或将面临长达6年的监禁。茨维特科娃事件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讨论，超过50家媒体组织了“媒体罢工”活动，数百名抗议者举着声称“女性身体不是色情制品”的海报走上街头，要求当局停止起诉。为了支持茨维特科娃，作为“F-写作”发起人的加林娜·雷姆布在《我的阴道》中直截了当地描写了女性的青春期、性和分娩，该诗一经发表就成为2020年俄罗斯女性主义群体的纲领性诗歌，一首消除女性肉体“次要性”和“羞耻感”等隐形性别暴力的文学宣言，并被迅速翻译成多国语言。

然而这部作品不仅由于诗歌本身及其社会意义受到了关注，它还在年末引发了一场文坛风波。俄罗斯著名期刊《人民友谊》在每年末都会发表年度文学概览，邀请一些文学评论家执笔并制定年度文学一览表。批评家尤利娅·波德卢布诺娃（Юлия Подлубнова）在其撰写

的年度文学总结中提及了雷姆布的诗歌，被《人民友谊》的主编谢尔盖·纳杰耶夫（Сергей Надеев）拒绝发表，并称必须删掉与雷姆布有关的段落才可发表，另一位文学批评家弗拉基米尔·科尔库诺夫（Владимир Коркунов）也遭到了同样的待遇。该事件引发了文学界以及社会对于文学自由、女性主义创作和书刊审查等议题的多方讨论。事情发酵以后，该杂志的副主编亚历山大·斯涅吉廖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негирев）在社交媒体上称此番书刊审查并非编委会的共同决议，而是主编的个人行为，违背了杂志运行的原则和文学的初衷：“这是一个坏讯号。事关书刊审查和《人民友谊》的工作原则。倘若这件事发生在尤利娅（波德卢布诺娃）身上，那么就意味着还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作者身上。”

女性主义诗歌长期受到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的忽视和回避，针对个别作家的评论则主要从社会功用而非诗学艺术的角度进行探讨，因而女性主义诗歌始终被排除于与传统诗歌的文学对话之外。事实上，女性写作乃至女性创作长期遭受着被贬抑的境遇，即使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近年来女性主义创作者逐渐作为封闭发展的社群开始在公共语境中占据狭窄的一席之地，然而其前进的步履依然缓慢而艰难。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女性主义诗歌发展基本需要经历四个阶段：“抗议、讽刺、自我讽刺、重新阐释”，目前英语国家的女性主义诗歌已处于第四阶段，长期以来一直在试图解决从女性主义诗学向超性别的“普遍性诗歌”过渡中丧失身份的问题，而俄罗斯的女性主义诗歌还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仍在试图努力形成自己的身份^①。这一分法和定位与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女性的时间》一书中的提法颇有契合之处，即女性主义写作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对男性词语世界的认同，二是对男性词语世界的反叛，即二

^① Алпатов Максим Вячеславович, “Диктатура антиканон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феминистской поэзии и её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с существующими традициями”, *Новы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4) 2019, p.51.

元对立式的词语立场，最后是回到词语本身，直面词语世界^①。俄罗斯女性主义诗歌尚处于反叛阶段，正如茨维特科娃的绘画、雷姆布的诗歌及审查之争的连锁反应所呈现出来的，这一阶段势必引起最为激烈的探讨和论争，但与此同时也将女性诗歌从文学生活的边缘推向讨论的中心，使这股激烈涌动于当代俄罗斯文学大河之下的暗流开始显露自身，虽然其流向尚未明朗，但不论是河流之中抑或岸畔的人们都将感知到某种精神和语言上的转向。

三、创作趋势：再现“波尔金诺之秋”？

“新冠”疫情是2020年文坛无法略过的主题。疫情对于社会各领域都带来了不小的外生冲击，但在数千年的文明史历程之中，瘟疫曾多次成为文学的孵化器，普希金的“波尔金诺之秋”就是俄国文学史上常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典例。1830年秋天，刚刚订婚的普希金前往家乡的波尔金诺村处理家产事宜，他到达之际正值霍乱流行，四处都被封锁，一时间人人自危，普希金只能滞留在波尔金诺居家隔离。在隔离的短短三个月期间，普希金的创作呈现出了井喷状态，并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都有不小斩获：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包含五部短篇小说的《别尔金小说集》、四部小悲剧、叙事长诗《科隆纳的小房子》等几十首诗歌，以及数十篇评论和书信。2020年的“大书奖”颁奖典礼就是以米哈伊尔·维泽利（Михаил Визель）的新作《普希金·波尔金诺·隔离：1830年自我隔离纪事》（Пушкин. Болдино. Карантин: Хроника самоизоляции 1830 года）为脚本进行的，这部长篇纪实小说也是2020年最受欢迎的疫情主题作品，借助普希金隔离期间与至亲、密友间的书信复现“波尔金诺之秋”的真实图景。

^① 罗振亚，《当代女性主义诗歌论》，《文学与文化》，2010年第3期，第185页。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俄罗斯文坛是否再现‘波尔金诺之秋’”是许多作家、评论家及读者都十分关注的话题。就本年度的作家创作而言,俄罗斯青年作家、评论家伊戈尔·萨维里耶夫(Игорь Савельев)认为,“疫情让作家和创作者有了更多创作时间”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新冠疫情带来的普遍焦虑对文学界的伤害极大,至于所谓的“波尔金诺之秋”,除了向我们再次展现了普希金在瘟疫时期那近乎诡异的镇静沉着以外,并未有任何当代作家身上得以重演这一奇迹^①。的确,疫情期间图书销售量显著下降、出版业的萧条以及疫情本身带来的焦虑和恐慌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但从天而降肆虐全球的瘟疫同时也激活了古老的创伤记忆,激发着人们对疾病、死亡、存在的深度思考。法国思想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曾在《文学与神话中的瘟疫》一文中指出,瘟疫是对特殊性的解构,大部分瘟疫文学都是对消除界限的反思,因为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瘟疫的特异之处在于它根本地摧毁了所有形式的差异。瘟疫克服所有的障碍,对所有界限漠视不理。最终,所有生命,都被驱入死亡,这一登峰造极的无差别性。”^②死亡边界的开放和物理边界的关闭由此成为人们思考和作家创作中的主角。

相较于小说而言,俄罗斯戏剧对疫情本身作出了更为及时的反馈。在2020年春季由俄罗斯最大的社交网站VK举办的“冠状戏剧”艺术节(Фестиваль “Короно-драма”)中,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意大利等国的近80个以瘟疫为主题的戏剧作品进行了线上展演和朗诵,其中不乏成熟的剧作家,如达尼洛夫(Д. Данилов)、沃洛申娜(А. Волошина)、涅斯捷琳娜(Е. Нестерина)、列辛(Е. Лесин)等,有研究者将这一系列作品直接命名为“新冠戏剧”

① Игорь Савельев, “Пять событий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итоги 2020 года, Выбор писател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а Игоря Савельев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Россия*, №1. 2021. <https://litrossia.ru/item/pyat-sobytij-v-literature-itogi-2020-goda/#comment-31807>, [2022-4-27].

② [法]基拉尔:《双重束缚:文学、摹仿及人类学文集》,刘舒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Covid-драма), 并认为这些作品的出现是当代俄罗斯戏剧的一种新趋势, 是对大流行病的威胁、全球社会危机、欧洲式传统价值体系(如个人及社会边界的民主开放、自由宽容)的动摇所做出的有力反应^①。俄罗斯“新冠戏剧”中最具分量的剧作当属俄罗斯最负盛名的当代作家之一叶甫盖尼·沃多拉兹金(Евгений Водолазкин)的《四人护士》(*Сестра четырех*)。2020年春, 沃多拉兹金似乎效仿普希金, 在新冠疫情隔离期间回到乡间别墅进行创作, 写下了与疫情息息相关的戏剧处女作《四人护士》, 希望借此戏剧剖析和理解我们当下正经历的现实。《四人护士》兼具现实性、讽刺性和荒诞性, 主人公是瘟疫期间传染病医院的四位患者和他们的护士, 他们对因病毒而引发的社会哲学问题进行着思考和讨论——“为什么世界正巧在当下停止了?” 沃多拉兹金的剧本以与创作背景高度相近的冠状病毒瘟疫为背景, 展开了对于逆全球化问题、大众传媒和阴谋论等现代文明现象的哲学思考, 用隐性的戏剧嵌套手法表现出当代人类生活的荒诞性、虚像性、庸俗性以及死亡遮蔽下的惯性沉沦。《四人护士》在灾疫中书写灾疫, 甚至都不能算作是“紧跟”时事, 而是与疫情“并行”。作家选择自己并不熟悉的戏剧体裁进行疫情题材的创作, 正是由于戏剧对现实可以做出更为即时性的反应: “小说家有许多不同的工具, 其中之一就是人物的话语, 而这是剧作家的唯一工具。……没有了肖像画和风景画的描绘, 人物话语的声音将十分犀利, 这一点值得小说家进行深思。一个不可避免的顿悟是, 现实既不描绘肖像也不涂抹风景, 而是以真实的形式呈现它们, 并且总是使用小说中所谓的‘直接引语’。为了寻求与现实更加接近, 小说家就转向了对话。”^② 作家希望借由戏剧给出一个更为贴近当下现实、囊括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预测的“广阔视角”, 这或许也正是俄罗斯“新冠戏剧”先于“新冠小说”出现的原因所在。

① Елена Лепишева, “Смерть ей к Лицу: Вариант covid-драмы Евгения Водолазкина”, *Театрал*, <https://teatral-online.ru/news/27517/>, [2022-4-27].

② Водолазкин Евгений, *Сестра четырех*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20), p.6.

尽管新冠疫情下的隔离生活带来了生活的诸多不便和文学活动的取消,但许多作家感到自己从耗费精力却又毫无意义的快节奏生活中解脱出来,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和创造,正如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尤泽福维奇(Леонид Юзефович)所说的:“我们似乎被按下了暂停键,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利用着这个暂停。”^①因此尽管并未出现个人的井喷式创作,但俄罗斯文坛整体上呈现出了创作的高峰。2020年对于许多作家来说都是精力高度集中的高产年,不论是文坛新秀还是一些睽违已久的大作家都纷纷有了新作,有享誉多年的大作家维克多·佩列文(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Алексей Варламов),还有近年来各大文学奖项的常客扎哈尔·普里列平(Захар Прилепин)、列昂尼德·尤泽福维奇,2019年凭借《菲尼斯特:光明之鹰》获得国家畅销书大奖的安德烈·鲁巴诺夫(Андрей Рубанов),还有近年来名声大噪的女作家古泽尔·雅辛娜(Гузель Яхина)、玛丽娜·斯捷普诺娃(Марина Степнова)、玛雅·库切斯卡娅(Майя Кучерская)等作家都有新作即将出版。但是也需要指出的是,此“波尔金诺之秋”的呈现可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疫情一方面使得作家可以安心创作,另一方面也使得出版业进入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停滞状态,纸质书籍的出版速度大大降低。沃多拉兹金在年度文学总结中预言,“他们的作品无疑将在未来几年受到广泛的讨论,必定远比去年精彩”^②,对此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① <https://www.ng.ru/content/articles/677788/>, [2022-4-27].

② <http://textura.club/lit-itogi-2020-goda-chast-1/>, [2022-4-27].